

一滴泉



一滴泉

刘厚荣 鲁东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沈阳

一滴泉

Yi di quan

刘厚荣 鲁东勇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52,000 开本：787 × 960 1/32 印张：3 $\frac{1}{4}$ 插页：5

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3,000

责任编辑：鲁野 责任校对：王晔

封面插图：杜凤宝

统一书号：10158·811 定价：0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春莲是一位勤劳质朴的农村姑娘，然而一场意外的重大灾祸却落到了她的头上，她的丈夫金田抛弃了她。她蒙受不白之冤二十多年不得昭雪，但她仍然不忘党的利益。当她发现一大笔救灾款，被县委书记盗用兴建高级宿舍时，她不顾个人得失找地委书记告状。结果，地委书记就是抛弃过她的丈夫金田，而那个搞特权盗用救灾款的县委书记又恰好是金田的儿子。于是一场惊心动魄而又催人泪下的思想大搏斗，便在一位弥留老人的病房中展开了。

这部中篇小说在《春风》发表后，读者反应强烈，纷纷来信表示赞赏。

——

龙井县医院特别护理室。

一缕晨曦，从高大、明亮的窗户射进来，投在地委书记金田瘦削、蜡黄的脸颊和花白的头发上。他昏昏沉沉，周身无力，嗓子眼火烧火燎的难受，刚要动动麻木的手脚，一阵钻心的疼痛使得他浑身猛然抽搐了一下。他睁开迷离朦胧的眼睛，望着空荡荡的病房，四外死一般的寂静。他感到孤独、冷清和一种说不出的凄楚、惆怅。

走廊上似乎传来低低的说话声，好象在争论什么，他屏息细听，声音很快又消失了。

这些天，一种强烈的渴望在金田心底萌动、燃烧，他不象其他病人那样需求安静、恬谧；他想听到声音：鸟的声音，虫的声音，收音机里的歌声，走廊上的脚步声，甚至窗外盘山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和远处建筑工地机器的轰隆声。然而，医生却警告他，要他绝对的安静，不能兴奋，不

能激动，更不许操劳。他现在与世隔绝了，仿佛孤身生活在一个陌生、空旷、偏僻和禁闭着的世界。

金田艰难地抬起那只输液的右手，按了按床头的电铃。

门，无声地开了。护士小张象一朵洁白的云，轻盈地飘进来。她冲金田微微笑了笑，小心地扶着他坐起身，在他的背后垫上一只木棉枕，又把毛毯折起铺在枕上，让金田的躯体保持着十分舒服的倾斜姿势。随后，她手脚麻利地冲了一杯桔子汁，在金田的床边坐下来，用汤匙一匙一匙地喂着他。

“有人来过？”金田觉得轻松了一些，随便问道。

“一个老太太，大清早就堵在门口，说要见您。”

“怎么不让她进来？”

小张调皮地笑笑，把一匙桔子汁送进金田嘴里：“金书记，您什么人都想见，我们可倒霉了，县委金盼亮书记刮了人家好几次鼻子，说我们的护理工作没做好。”

金田苦笑着摇了摇头，轻轻地叹了口气。

五天前，金田从地区来到这个县，去视察受洪灾最重的银竹岭山区。突然旧病复发，昏倒在

上山的路上。住院以来，上自省、地，下至县、社，老首长，老下级，每天都象走马灯似的前来探望、慰问，弄得医院病房车水马龙、门庭若市。主治医生提出了意见，他说，如果象这样折腾下去，金田书记的病不堪设想。县委立刻作了指示，要医院阻拦一切探望者。

金田昏昏沉沉地躺了几天了，他并未感到病情有什么好转，人们也从来不把真情告诉他。但他从那些医生们闪烁的言辞和忧虑的目光里，从那些标着弯弯曲曲外国字的药瓶药盒上，已经感觉到自己病情的无望。这几天来，他倒在病床上焦躁不安，并不是因为这些。他比谁都了解自己的病，对这一天的到来是早有思想准备的——使他昼夜难眠、心情沉重的是另一层原因：这次到灾区来，他突然发现，实际状况比自己了解和掌握的要严重得多！尽管山洪已经过去八、九个月了，国家拨了大量的救灾款和救济物资，农民们昼夜苦战地重建家园，可是，洪水劫后的荒凉景象还处处皆是，满目凄怆。山坡山脚的稻田、茶林地几乎还有一半被沙土碎石淤埋着；盘山公路，坑坑洼洼，时断时续；尤其是农民们的住处，简陋得近于原始，不少人还栖身在贴石靠崖临时搭起的竹条草棚里，有的甚至住在山洞里。他来到受灾最重的银竹岭时，情形更为严重。十

几岁的孩子还在光着屁股，不少人家的锅里、碗里是气味难闻的薯渣、米糠、野菜，听说个别地方还有人扒树皮充饥。更使金田感到痛心的是，跟在他身后的那些队长、社员们，那一张张面带菜色的蜡黄的脸，那一对对呆滞、黯淡和缺乏热情的眼睛。是被严重的洪灾所吓倒，缺乏救灾信心，还是被艰辛的生活、繁重的劳动所折磨？金田的心沉甸甸的，仿佛是灌满了铅。他记得，在半山腰的那颗大榲树下休息时，为了调节和活跃一下沉闷的空气，他笑呵呵地掏出带海绵嘴的前门牌香烟，给在座的每人递上一根，可是，他们却默默地把香烟摆在地头，夹在耳朵上，或者干脆回绝，掏出自己的旱烟杆，耷拉着头，两眼痴痴地盯着地皮，巴嗒巴嗒地抽着。

金田很是难堪，他突然感到，他与乡亲们的距离拉得这么远，他消失了笑颜，大口大口地吞云吐雾，望着冲成沟沟壑壑、歪歪倒倒的油茶林和山下褐红色的贫瘠土地，半晌没有吭一声。银竹岭，是生他养他的家乡，是革命的老根据地，这里留着他前半生生活、斗争的足迹。他爱这里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爱祖祖辈辈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敦厚、纯朴、吃苦耐劳的农民。作为一个地委书记，他深深地感到对不起他们；他感到内疚、惭愧，无地自容。他拄着根柳棍，怀着一

种负罪的心情爬过了十几座山岭沟岔，走遍了几十个大队、生产队……可是现在，他只能倒在病床上，不能走，不能动，他怨恨自己这副病弱的身体，他懊悔自己没有早些来到这里。昨天，他的儿子、县委书记金盼亮要把他送回地区或省里的医院，他不肯，争执到最后他动了肝火：“你们就要我这样离开龙井？让我死也死得不安生么？”他觉得能躺在龙井的病床上至少也是一种宽慰，病痛仿佛也会减轻一些。

“哟，那个老太太还没走？”

小张把白纱窗帘拉向两边，指着窗外。

金田右肩靠在窗台上，左手拨开窗帘，欠身向楼下望去。

小花园闪着光亮的鹅卵石甬道上，有一个双鬓似霜，佝偻着身躯的女人在那里走来走去。晨风吹乱了她稀疏的头发，她习惯地用双手向后抹了抹，转过身，朝着楼上望来。就在她回头一瞥的瞬间，金田愣了一下，赶紧向窗前挪了挪身子，努力睁大眼睛。可是，老太太却转回身子，迈着蹒跚、沉重的步子，走出大门，消失在整齐的女贞树林中。

这张面孔对金田来说，好象十分熟悉，细一想，又如同蒙了一层轻雾一样陌生、遥远；她那步态身影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却又无法准确地捕捉

住头脑中飘忽不定的闪念。金田锁紧双眉，竭力打开记忆的闸门，在往事的长河中追踪、寻觅，陡然，他的脑际刷地闪过一道光亮——

“难道是她？”

哦，不会吧！刚刚萌生的一丝念头立刻被他在心底否定了。不会，他太了解她了。二十二年前，她与他临分手前说的多么果断：“今生今世，你我不要再见了！”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哟，执拗，隐忍，温柔里含着不折的钢气，她毅然在他的面前消失，一直恪守自己含着酸楚痛苦的诺言。现在，二十几年过去了，双脚颤抖着迈向古稀之年了，她怎么会——金田自嘲地咧了咧嘴角，为自己的胡思乱想感到好笑。

然而，花园，甬道，女贞林，眼前的一切，仿佛还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在晃动，他努力睁了几下浮肿的双眼，确认这不是梦中，也非幻觉，他有些不安起来。

金田呆呆地靠在窗口，小张什么时候出去的，跟他说了些什么，他都没有听到，他的心象一潭死寂的湖水被投进一块巨石，发出一声久久的回响，荡起一层层涟漪。消逝的往事，难忘的情景，在他的眼前一一复活了。

他和她联在一起的第一个画面丢在哪里了呢？时针要倒拨四十多个年头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金田十四岁，是银竹岭山沟里一户穷人家的“野小子”。他有副大大的骨架，却瘦得皮包骨；脑袋显得出奇的大，方方的脸膛，黑黄的面孔，高额下藏着的那双大眼睛总射出一股凶狠狠的光，生活把他铸造成一个永远用仇视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。这年，银竹岭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可是，大土豪金祖坤吃锅灰黑了心，趁机把佃户们的房产、浮物刮了个一干二净。为抵租，金田家被抢劫一空，家徒四壁，父亲一急，没出三天就死在了炕上，母亲连悲带饿，一病不起。她把一只讨饭的破篮子交给金田，说：“妈病了，你自己讨口吃去吧！”

金田生来倔犟、要脸，累死挣来的饭他吃；要饭，他不肯。可是看妈妈饿的不行，他耐不住了，于是，他跑到后山，爬进了金祖坤的大院。金家大院灰黑色的高大围墙里，那两颗高大的桔子树，象两把张开的大伞，树杈中，叶缝里，结满了一串串翡翠般圆溜溜的桔子。金田毫不客气，挂在树上，偷偷地吃了个痛快，又把身上的小褂脱下来，摘了满满一兜子，带回家倒在妈的面前。妈吃了一惊，问：“哪来的？”金田说：“吃吧，别管！”妈问急了，他气哼哼地嚷道：“白来的！我儿子孝顺的！”

一天，金田又早早地藏在了南坡的荆丛里，待

太阳落了山，暮色蒙蒙的时候，他象只兔子一样钻了出来，轻巧地一跳，攀住墙头，一个鹞子翻身，站在墙头，搂住了树杈。只见他全身一纵，“嗖”地钻进枝繁叶茂的“大伞”里去了。桔子还绿，酸得浑身发颤，金田管不了那些，狼吞虎咽吃饱了肚皮，包了实登登的一小褂。待他正要攀枝而下时，突然，一条狼狗从厢房里蹿了出来，它跑到树下，纵起前肢扒住树干，齧着锐利的牙齿，瞪着绿森森的眼睛狂吠着。金田有些慌了，他手忙脚乱从树上悠下，用力过猛脚没踩牢墙头，一个后仰，“咚”一声，重重地摔在树兜下。狼狗一个猛扑，朝金田的脖子咬来，金田慌乱地就地一滚，避开狼狗腥红的嘴巴，倚在围墙下，顺手捡起一块石头，威吓着狼狗。这时，从屋里跑出一个小姑娘，她手里攥着一根柳棍，一步步向金田逼近，金田腾地站起来，瞪着仇恨的眼光，怒视着她，他手里的石头随时准备打出去。这一刻，他什么也不怕了。

“你敢跑到这里来偷桔子！”小姑娘喝道。

“老子就要偷，怎么样！”金田昂着头，轻蔑地斜视着她。忽然，小姑娘扔下柳棍，蹲下身子，双手捂着脸“呜呜”地哭起来。

“你偷，你偷，让他们打死我好了！你偷一次，我挨一次打，你吃的那么香，人家多疼啊！”

呜呜……”

金田愣住了，他仔细打量起眼前伤心哭泣着的小姑娘，只见她脸上、脖颈上果然印着一道道暗红色的鞭痕。她穿着缀着补丁的、短小的上衣，一条飞了边的裤子，光着脚丫。

“怎么，你不是他家的人？”

小姑娘背转身，抹着眼泪：“我是抵租子抵进来的。”

金田懊悔了，低下头，他把小褂里兜着的桔子都掏了出来，放在地上，整整齐齐地摆成一小堆，凑到小姑娘身旁，喃喃地说：

“怨我不好，你别哭了……往后，我再也不偷了。”

狼狗朝着屋子叫了两声，小姑娘慌了，推了金田一把：“还不快跑，东家出来就没命啦！”

金田急忙往围墙上爬，墙太高，手够不着；小姑娘忙跑上来，用双手端着金田的屁股使劲向上推。金田两手用劲一攀，双腿缩起，终于爬上了墙头。他两腿骑着墙，俯下身子小声问道：

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春莲。你呢？”

“金田。”

“扑通”，金田跳出围墙，正要拔腿跑，一个软软的东西打在头上，定睛一看，桔子。他正

疑惑着，那翡翠色的小圆球接连不断地从墙里飞了出来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……

四十多年前，他和她就这样相识了。仿佛是越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，一切记忆都象飘荡不定的轻烟淡云，明明刚才还清晰地显现在眼前，待他睁开眼睛，又飞散消失了。金田极力在这条蜿蜒的河流中，继续追逐着往事的浪花。

春莲呢？她此刻也并没有去远，沿着女贞林的小路走了一段，她感到腿上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。她掏出手帕，擦了擦额头渗出的虚汗，就势坐在路旁的一块石头上。尽管刚才护士拦住了她，使她不得不懊丧地退出长长的病房走廊，但她还是久久不愿离去。她为自己背弃了二十二年前的诺言、誓约，执着、急切地想见金田的举止感到好笑。她如今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饱经忧患，历尽沧桑，在她的一生中，有过向往和追求，得到过幸福和欢乐，可更多的却是清冷，孤独。暮年已近，她本想就这样悄悄地、无声无息地、绝不要引人注目地走向生命的最后归宿，可现在她违背了自己，竟横下心跑到这里来，为什么呢？责任，对，自己是负着一种重大的责任来的；那么，除了这，还有呢？对他的爱，对他深深的感情……当然，这些已经同责任胶合在

一起，无法分得清楚了。

一刻钟之前，她站在金田病房门口，透过门上不到一平方米的玻璃，看见了他：金田向里侧着身子，面朝墙壁，雪白的被子盖住了他高大的身躯，头陷在木棉枕里——仅此而已。

床前，吊着输液瓶。药液在透明的玻璃管里均匀地滴着。

滴答，滴答……

晶亮的水珠是那么亲切、熟悉。春莲仿佛都能听到它滴落的响声。她生命的湖泊中曾萦回过这样动听、美妙的声音；她青春的梦幻里，也曾闪烁着这样甜甜的水滴。哦，怎么能忘呢，“一滴泉”，那龙溪河畔的山洞里，它至今还是“滴答，滴答”地响着啊！

一九三二年，红军在龙井银竹岭打了几个漂亮的大胜仗，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“围剿”，帮助银竹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。在战斗中金田参加了赤卫队，春莲参加了妇女支前队。反“围剿”战役结束后，在岭西的战壕里，他们相遇了。

金田已经是个剽悍、粗壮的男子汉了，他拎着一口铡刀片，满脸烟尘和热汗，上衣褂子撕裂成一条一条，在山风中抖动。春莲看见了他，连忙羞涩地别过脸去，侧半个身子站在那里，低垂

着头，手指来回缠绕着辫梢。

“没伤着？”

“没有。”金田大咧咧地用宽宽的巴掌拍拍厚实的胸脯，“好好的，一根毫毛也没丢，你呢？”

春莲抬头瞅了他一眼，抿着嘴摇摇头。

“春莲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！”

金田不好意思地向前蹭了蹭，脸跟她贴得很近了。“说吧。”姑娘的声音弱得几乎听不清，心怦怦狂跳起来。

“这个……他妈的，鬼天气，真热……”金田吭吭哧哧，笨笨的舌头在嘴里绕了好半天，憋的脸膛象块紫猪肝，他又耐不住了，把刀片往壕沿上狠狠顿了顿，气恨地吐了口唾沫，“算了算了，到时再说吧！”趔过身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

第二天清早，银竹乡的老百姓敲锣打鼓，象赶庙会一样涌进金祖坤大院。老土豪给砍了，苏维埃把他的粮食、土地、浮财统统分给了穷光蛋们。春莲挤在人群里，她领到了一件玫瑰色的绣花缎子上衣，正同一帮姑娘们嘻嘻哈哈地比试，门外跑进汗水涔涔的金田，他二话没说，拉起春莲的手就走。

“干什么呀？”

“别问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乡政府设在金家祠堂。金田拉着春莲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来到乡主席土根大伯跟前。他朝主席规规矩矩鞠了一躬：“土根大伯，求你给我——开张……开张证明。”

“什么证明？”

“我跟她成亲。……不，结婚，跟她结婚。”金田指着站在一旁莫名其妙的春莲。春莲一听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捂住脸掉头就跑，金田急了，追上去拦腰抱住春莲，死活不肯让她跑掉。满祠堂的人哗然大笑，一个个乐得前仰后合。春莲见周围黑压压的人群看着、笑着，已经无地自容了，她使劲掰着金田那双铁钳般的大手，“你发疯啦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”金田搂得更紧了，他生怕春莲跑掉：“你快答应，答应啊！不答应就不放。”几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凳子上放肆地喊着，“金田，亲她，快亲她。”春莲真怕金田憨憨地当着大伙面亲她，她一边挣扎着一边连连答应着：“我答应了，快放我，快。”金田放了手，春莲狠狠地骂了一声：“不要脸，不害臊！”急忙从人缝里钻跑了。金田不知是急还是累，满头大汗，气喘嘘嘘。他不大理会人们笑他，逗他，跟他取闹，只是乐呵呵地咧着嘴，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接过了“结婚证明”——一张只有四指宽的黄草纸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行毛笔字：